

徐大地◎著

抛开树根我抚摸命的忧伤，他们说：“这一圈一圈的斑痕，叫做年轮。”

罂粟花谢

我站在荒草丛生的高岗，望着脚下岁月碾过的青春，
想起几年前你撩起秀发倾国倾城的微笑，
如果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回到过去我愿意花费一生去寻觅。

团结出版社

罌粟花谢

徐大地◎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罂粟花谢 / 徐大地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214-251-0

I. 罂... II. 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7844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室)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 (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 (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 (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 (投诉)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潜力工社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亿浓世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0 × 23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彩张: 3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4-251-0/I.127

定 价: 21.6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

序

· 告别伊甸园 ·

素不相识的徐大地带来他的一本厚厚的小说《罂粟花谢》，这是只有18岁的作者的处女作。看得出来，在这本厚厚的小说中，徐大地为他喜爱的事业在做着筹划：“现在万事俱备，只差这个序言了。”他希望我能够为他这本具有象征意味的小说做一个序。

18岁的作者固执而腼腆，书的沉重令他有些不安。这是一个花朵般放肆盛开的年龄，豆蔻年华的徐大地应该还在读高中吧？在这个年龄，很多孩子还在为考试而焦头烂额，还在学着写作文，而这个徐大地，却已经试着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试着用文字在思考爱情，思考人生。尽管有些稚嫩，有些单薄，但花一样的年龄，花一样的语言，足以描述花一样的生活。

推算起来，徐大地出生于1988年，应该归类在“80后”作家群中。“80后”作家群，这是一个非常烜赫、非常青春、带着巨大市场影响力的群体。身位“80后”一代的这些少年，不同于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代。这是一群没有经历过贫困、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幸福少年，生活在一个和平和发展的年代，他们的话语里洋溢着幸福与感恩，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和平，他们这个集体呈现着信仰上的缺失，呈现着对责任的逃避，历史的虚无和现实的迷茫也很容易地在他们并不成熟的头脑中转变为拜金或者滥情，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成长或许比经历过战争和贫困的前辈更艰难，告别

伊甸园的挥手瞬间也许要用尽一生，甚至一代人的力气。

颠簸的火车行进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坐在这里看着窗外的景色。玻璃窗外的一切一闪即没，没有了得到也没有了失去……不明白为什么半年以后这个我既不是很爱又不是太恨的女友就会成为我的新娘，只明白那个我一生都想娶的人早已经音信全无……雾气腾升，就像是我那耿耿于怀的心事和不为人知的事。我坦白地告诉自己：那一年，我丢失了所有我爱的人。

小说的开始满目沧桑，怀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气横秋，“我”——一个少年在回忆往事。因为有了爱，所以有了失去；因为有了失去，所以有了回忆；因为有了回忆，所以有了遗忘；因为有了遗忘，所以有了成长。这似乎是行进了一辈子的故事，在小说中则是在瞬间完成的——18岁的少年偷吃禁果，告别了伊甸园，这个故事那么短暂，记忆的碎片却好像永远也打捞不完。

“80后”文学创作，特别是爱情文学创作，在渐次经历了憧憬、激情和幻灭之后，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玩世不恭的味道，对感情的流放和对情爱的自由表达成为这个运动最后的主题和标识，满脸稚气的作家们开始比那些深谙情事和性事的作家们更加无所顾忌地谈论和记录那些由于以往的伦理束缚所避讳的观念和行为，在作品流畅的爱情叙述与悬浮着的优美华丽的表象下，我们被带入了一个愉悦理想的世外桃源式的伊甸园假象中，大自然是亲切、理想和单纯的，以“爱”为纲领的世俗情趣、短暂的欢笑与眼泪、放纵的性爱要求、自恋式的性爱场景、反叛式的自读、旁若无人的同性间的柔情与温馨……被理解和定义为一种健

康的享乐精神。这种创作模式近来风头颇健,大为受众看好,并大有滥觞之势。“80后”文学,在这条羊肠小道上,似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徐大地的中篇小说《罂粟花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比较有趣和值得分析的青春文本。这是一个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并已经被我们烂熟于心的男欢女爱的故事——在一个男孩的一生中,初恋女友的突然离去成为他致命的一天:

站在我自己的土地,想起我自己的过去,这一刻,我哭了。

这一天以其独特而鲜明的方式为他的生活划上了一个句号,一切嘎然而止。于是,一切便以这一天为标志,在这个男人回忆中次第铺开。追随着作者平淡而冷漠的叙述,我们的目光缓缓地滑进故事里。故事开始了,一名中学生(大学生?)的爱情从狭小的班级开始了——这是每一个过来人都会遇到的故事——朗俊潇洒的男生和漂亮多情的女生之间,爱情在悄悄地抽着小小的、懵懂的芽。故事的开头——一个结尾已预先揭示的故事,注定整个事件要在这个结尾所预示的感伤、怀旧和失落的气氛中进行。在这种气氛中,一种价值观悄悄登场:爱情的缺席使这个爱情故事无法完整和被拯救。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为我静静开着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
幸运的是我曾陪她们开放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她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她还在开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
她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你们就像被风吹走插在了天涯
她们都老了吧她们还在开吗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作者用朴树的这首歌作为小说的结束，也作为人物命运的结束，故事在歌声中充满了象征意义。一个关于忠贞和爱的特写镜头的定格，一个表面和谐的伊甸园式的恒久景象，一切都快乐而简单明了，幸福和沉醉仿佛只是以单纯的爱为代价的，这让人不自觉地想起瓦托的《发舟西苔岛》美是可引发人憧憬的并似乎触手可及，他的优雅而从容的田园画品使人摆脱了苦难而琐碎的生活景象，从而将感情和心灵诉诸梦境般的美好生活，人们在如画的景致中散步、集会、舞蹈——这本是一个感伤的主题，带着稍有些轻浮的快乐，因而很容易使人痴迷和沉醉。在这种迷醉中，“火车依旧是过去的火车，这里依旧是过去的这里，致使人，已不是那些人。”过去的一切在这里被毅然决然斩断，从此，他便注定了再无归处，救赎的故事也被斩断了归路，自己的命运便永远延宿在他的掌握之外了。

我们一直在试图寻找着一种可能，让文学的界定成为拯救现实于危命的良方，但我们总是饮憾而归。

这种拯救的艰难与延搁是不言自明的。文学经过几次冲锋和迂回却仍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提高文化品位，一

方面又不能丧失生活实感；一方面要扩大作品的内向性，一方面又要保持故事的可读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文学，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更使它蕴含了越来越多的异质成分，文学开始打破了英雄神话的幻觉，从而向平民化、个性化、平实化靠拢，于是任何固定的、传统的观念和价值变得可疑起来，文学从而着手创造与以前时代迥异的言说方式为自己的存在辩护。

在这本18岁作者创作的不无稚嫩之气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文学对于自身变化的坦荡调整。应该承认，义利之辩是中国社会转轨时期的一个重要课题。“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一直是以这种对义利的注释为核心。长期以来，我们所执著的是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以义所代表的审美的、伦理的人生态度常常遮蔽了以利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所向往的传统理念与人性人伦合一所达到的高度写意的大手笔。然而，步入现代社会，当商品信息和经济关系被纳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议事日程中时，传统理念与新的意识形态的冲撞使得我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伦理观念不再作为终极价值。于是商品精神取代了人生智慧，连带人本身的一切附庸也成为商品，生活构架简单明了，人同入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市场。在这种背景下，文学也接受了商品意识的融合并将它变为一个强大的精神同盟，这种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终于使文学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并保持其原有独立思考的纯粹性不再可能。这恰恰是徐大地在《罌粟花谢》所极力表现的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需要生活真实感。

这是一个18岁的“麦田守望者”，是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的青年。文学本是寂寞之道，需要文学工作者毫不犹豫地推开身边的嘈杂与诱惑，更专注于心灵的倾听和诉说。可是在这个愈来愈关注自身利益，愈来愈渴望速度和实用的时代，还有谁能够耐得住几十年的清修和寂寞，去从事一个也许终生看不到名利的事业呢？在今天文学如此萧条的境况中，徐大地所怀有的沉默坚守与冷静开拓显得尤其可贵。细读他的文字，干净而甘甜，澄澈而纯粹，透明而温馨，仿佛夏夜中的月光，我们可以忽视它的存在，但我们永远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了这月光的世界，该是多么的无趣，多么的惨淡。

古人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自古至今，这平凡的愿望是最不容易如愿的。人生无常，分秒之间，万物在变。也许，永恒的，是心中那份牢牢固守的牵挂和真情。平凡的也是可贵的啊！徐大地，以着这样缱绻的襟怀对平静而平凡的生活充满着依依之情，“我发誓要把这一瞬间永远记住，但是现在，那一刻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一片。也许这动人的刹那致使一根羽毛，总有一天会脱离翅膀，飘落、腐化、消失不见。”徐大地擅长于朴素日常生活的深层开掘。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在其的笔下，有着强大的穿透力量和震撼人心的亮丽本质。“很多时候，心情的黑暗与光明往往是同处一个空间，很容易转化的，就像一所黑房子，打开灯就明亮了。友情就是那盏明灯，有了它，苦难与悲伤会整半整半的缩小，快乐与幸福会成倍地增加。”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18岁的孩子何时长大？又如何长大？在徐大地和徐大地们这些年轻人心中，文学的救赎力

量还能延续多久？社会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引导着徐大地和徐大地们从感性直观、甜美浪漫的风格中超脱出来，在成长的同时反身自省，将粗糙的文学直感升华为冷静直面现实的勇气？升华为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忧虑、挫折、烦恼以及在这种生活中所显示出来的坚强性格？这些正是我们在阅读这些仍然显得稚拙的作品细节时无法回避的。

18岁的作者总有一天要长大，要接受更深刻和深邃的生活磨难。对于今天的孩子，普遍的工业化、现代化使得他们更多的压抑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感情，这些被压抑的是我们日常情感中的绝大部分。压抑、逃避、粉饰都未必等于化解，因此我们就更需要那些在相依为命时紧紧握住的手。对于大同小异殊途同归的委屈、为难、幽怨、凄伤与彷徨，我们未必需要同声哭，但要互相鼓励，贵相知心。忙碌、臃肿的日常生活常常带来错觉和遗憾，潮起潮落般的人生已使现代人的心灵有了太多的创伤，与其相互攻击、相互躲闪，不如相煦以湿、相濡以沫，而这正是18岁的作者应该努力学会的。

那么，这里我们想要追问的是：文学是什么？文学究竟要表达什么？是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在那里造就和毁灭着文学？此时此刻，我们不能不想到原型批评的创始人弗莱的那句名言：“有一个故事而且只有一个故事，真正值得你细细地诉说。”文学所要记录的，已不再仅仅是那些被认为是值得一提的重大社会事件，也包括在社会各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也许它想证明的，正是它已经暴露而常常被我们忽视的那些。人心不死，文学不亡。人的巨大的承受能力和心理张力都能够促使文学完成对自身危机和自觉。因此，冷静地面对任何一种新的文学现象而不急于将它进行模式

化定型，以至于将许多有机因素排斥在外，把它放到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使其表面的假象纷纷剥落，这正是素不相识的徐大地和他的朋友们在此给我们的批评态度提供的启示。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最后，我想我应该对这个年轻的作者说声感谢。感谢他以年轻的心对文学的坚持，也感谢他使我们在短暂的阅读中重新思索文学的意义，也为着我对于他所托付的事情力有不逮的惶恐。

李 舫

颠簸的火车行进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直直地坐在这里看着窗外的景色。玻璃窗外的一切一闪既没，没有了得到也没有了失去。

“快要到了。”我看着说话的女友，不知道为什么会和她的交往，只知道她那张秀美的脸颊像极了那个人。不明白为什么半年以后这个我既不是很爱又不是太恨的女友就会成为我的新娘，才明白那个我一生都想要娶的人早已经音信全无。

在站台上摸出香烟，想起了韩义和苏旭抢着给我点烟的画面，女友从我的裤兜里掏出火机。雾气腾生，就像是我那耿耿于怀的心事和不为人知的故事。我坦白地告诉自己：那一年，我弄丢了所有我爱的人。

西站还是原来的样子，跟我在北京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蜂拥而至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火车依旧是原来的火车，这里依旧是原来的这里，只是人，已不是那些人。

站在我自己的土地，想起我自己的过去，这一刻，我哭了。

“老师我要 NN。”“什么？撒尿。”全班一团哄笑，还没等老师同意，韩义就捂着下体朝门外跑去。韩义 1 米 9 几，走起路来遥遥晃晃，甚是惹人注意，可他却漫不经心地在操场上浪荡，脑袋不住地晃动，显然是在找什么人。

“你丫怎么那么慢！我都快吃完了。”韩义的嘴上下蠕动咀嚼着一根儿油条。

“那老师挺漂亮的，多赏了她两眼。”我抢过剩下的半根儿一齐塞进嘴里。

我俩在操场上溜达，身处一个崭新的环境，而我们自己依然是旧习难改，吊儿郎当地在此虚度光阴。比起那些书呆子我们从不为那些只是为了几张试卷的所谓知识而百感焦急。

“你们俩去哪了？”

“起晚了，吃早点来着。”

“给我站住，让你们俩进来了吗？！”

“我让我自己进来了，有什么话坐下再说。”

老师把粉笔用力地在讲台上捻，面目狰狞地瞪着我们。

韩义拿起方便面说道：“今儿的早点巨难吃。”

旁边的女生想乐又不敢乐，注视着老师的一举一动。“你给我出去！”“干嘛出去呀？我吃我的你讲你的，我不打扰你。”“你现在已经打扰我了！”老师的唾液溅出，满脸的皱纹像是龟裂的痕迹。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要不你也来一口？”韩义把泡好的方便面挑得老高说道。

“你……你……”老师气冲冲地摔门而出，谁也搞不清她到底要说“你”什么。

“这就对了，你给我出去！”

我俩去隔壁班借书，恰巧碰到那个被韩义气炸的老师。“老师好！”韩义提高八度地挑衅。那老师旁若无人地转身即走。“这就是人民的好教师，真没素质，还教书育人呢。”“这老师忒不是东西，巨厉害。”隔壁班的男生插话道。“就她！被我们遛得跟小猫似的。”那男生把眼睛瞪得跟个灯泡儿似的盯着我。我一打量他，一张屎包脸，大体上是三脚端不出一屁的主儿。

苏旭趁着下课在那欺负一女孩儿，他是我军训时认识的狐朋狗友，我们走正步的时候教官把我俩拽出去单练，我问为什么，教官说因为我们擦汗来着。当时一听都想乐。不知为什么，教官一直在那儿骂苏旭，可能因为他那样儿太屌了。不知哪句话得罪了苏旭，他绰起铝合金的饭盒就往教官脸上砸，边砸边骂：“我他妈就没见过你这么牛B的，敢不让我吃饭！你大爷的……”教官被砸得满脸是血。后来连里比赛，苏旭和那教官掰腕子，“哐，哐，哐”三下，

教官抬起胳膊的时候手腕上的表盘被磕出了裂纹。当时苏旭嚣张地嚷道：“这他妈叫练过！”

女孩儿无辜地趴在桌子上，把头藏在双臂之间，那婀娜的姿态简直跟一淑女似的，女孩儿的名字更淑女，叫“丁叮”。难怪人家不愿理苏旭，不是我说他，就他那张脸长得也忒埋汰了，而且苏旭是出了名的痞子，在班里横行霸道，除了我和韩义没人敢和他亲近。苏旭还在那儿“淘金”，满脸淫猥之相，简直一地地道道的田泊光。丁叮肯定是见了他不烦别人儿。

我们学校有寄宿，每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才能出去转转。我和苏旭还有韩义走在校外的林阴路上，手中的烟随着我们的谈笑声如同时间一样安静地燃烧。苏旭说过一句话，“挑烟就像挑女人一样，昂贵与低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管是什么话题，这人渣都能往龌龊的地方想。

“旭哥，你小弟呀？够帅的呀。”一黄毛儿口无遮拦的叫嚣。

苏旭“噌”的一下站起身照那黄毛儿的左腮就是一巴掌，“大黄，你给我看准了，这是我兄弟，以后见了叫轩哥！”黄毛儿朝我走过来捂着脸给我道歉。“大黄？跟一狗名似的。”我一直弄不明白，苏旭身边比我牛的人多的是，但不知为什么他却对我礼让三分。我显得是幸运的，有些人求不来，有些人却无意间得的到。

夏日的艳阳打扮得太过娇艳，我的眼睛有些疲惫不堪，绿荫下依旧是炽热难耐，汗水流过发热的脸夹。丁叮娇嫩的声音打破了夏日的宁静“祢夕！你怎么来了？”丁叮冲着一辆罗密欧招手。“看看学校”。祢夕的声音穿过车窗，弥漫四周。时间仿佛凝固一般，空气里弥漫着炎热独有的气息。

祢夕初中时跟我在一个学校，是出了名的校花，追她的人数不胜数，犹如抢奶吃的小猪，一不留神就挤死几只。她出身于大家庭，

说白了就是大款家庭，一家人围着她转。她那种纯洁更是牵人魂魄。

罗密欧驶出了我的视线，阳光依旧酷热，耀眼。

“我叫祢夕，希望在这里和大家相处得愉快。”有气无力的语气听起来娇柔妩媚，异常缓慢的吐字显得可爱动人，几缕发丝垂在她那毫无瑕疵的脸上，难以入目的校服被她增添了几分姿色。苏旭诚惶诚恐地离开座位向她奔去。我顿时一惊，祢夕也略显恐慌地向后退步。只听得金属之间互相摩擦的声音，苏旭破门而出，教室的地板上遗留下断断续续的血滴。我心里暗笑，“瞧丫那点出息，见了美女就喷血，鼻子也忒他妈的不争气了。”

祢夕在班里的第一个举动就让所有人大为惊诧。我们班的好多垃圾喜欢偷吃别人的加餐。祢夕的桌上放了个苹果，当她从厕所回来的时候，苹果上留有咬过的痕迹。丁叮举起苹果冲她喊道：“祢夕，有人偷咬你的苹果。”“谁咬我那个了？”她气愤地注视着班里的每个人。苏旭大声问道：“还有人敢咬你那个呢？！”她的脸顿时变得比她的苹果红得多。祢夕和丁叮总是形影不离地出现在各个场合，后来我才知道她俩曾一道远赴美国，两家家长都是好友。

“看什么看！没见过？”苏旭气急败坏地踹门而入！义愤填膺地往床上一躺。“操，咱们宿舍谁用这玩意儿呀？”我一句话没憋住招来了苏旭的一顿暴揍。“少跟我这废话，这是我送人的。”“送谁呀？”我和韩义不约而同地疑问。“少问，哪有你们俩哪他妈的不安宁。”说着苏旭打开了一听饮料，白色的泡沫源源不断地溢出，就像是苏旭那强烈的欲望。“咱都是好兄弟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到底送谁的呀？”苏旭不住地往嘴里灌饮料，守口如瓶地坐在一旁。“算了佳轩，丫不说算了，爱送谁送谁关咱什么事呀？”韩义的激将法很快收到了成效。“丁叮”。苏旭手中抱着一个毛茸

茸的玩具熊说道：“走，向美好的女生宿舍进发。”随着苏旭的号令我们大踏步地前进。

“丁叮，你看得到吗？”苏旭的右手挥舞着一个心形的荧光棒儿左手托着玩具熊，粗旷的声音在四周回荡。“你他妈的快点，我快撑不住了。”苏旭踩在我的肩上低声说道：“轩哥您受累再坚持一会儿，明儿个我请你吃饭。”“行了，我看到了，现在太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这不是吃不吃饭的问题，再多撑会儿你这袜子就把我熏得吃不着明天的饭了。”“你他妈的给我闭嘴！”苏旭的这句话异常洪亮，“嘭”的一声，丁叮的窗户关得严丝合缝。

“你他妈的怎么就那么贫呀？！”苏旭的眼神里充满了责怪。“怎么着？明天请我哪撮呀？”“撮你大爷！”我就知道，早晚我在这蹬鼻子上脸的毛病上吃亏。

第二天，苏旭迟到了半节课，在众目睽睽之下抱着送给丁叮的礼物走进教室。

“丁叮，送给你的，祝你生日快乐。”

浪漫的气氛使班里混乱不堪，丁叮被吓得不知所措，六神无主地环顾四周，最终把求助的目光投给了老师。丁叮的无动于衷显然不能使苏旭满意。“怎么了丁叮？不喜欢吗？”说着苏旭的手就扳动丁叮的手腕示意让她接过玩具熊。“哎呦，你……你……弄疼我了。”娇弱的抵抗唤来了粗暴的拯救。“你他妈的有毛病呀，滚蛋，流氓！”祢夕从座位上蹿起破口大骂，并冲到了苏旭的身边，左手揪着他的领子，以迅雷不及掩耳地速度用右手向苏旭的面部搥去。“啪”的一声，苏旭的脸上烙上了一个手印。这瞬间的变故使每个人都变得手足无措。苏旭的脸越发苍白了，白得如同一张纸。祢夕的手也松弛下来，她的瞳仁里映出一张煞白的面孔。我立时冲上前去，面朝苏旭站在他俩的中间，我的身体有些紧张，因为我曾多次目睹苏旭打架时的情景，那时候的他跟现在一模一样，脸上只有吓人的苍白。

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向我涌来，苏旭隔着我的身体向祢夕抓去，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丁叮站起身满怀柔情地说：“谢谢你的生日礼物。”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八个字，苏旭立时老实实在地立在原地，冲着丁叮眉开眼笑，那小样儿整个一三孙子。

“苏旭，出来！”随着年级主任的叫唤，苏旭踱出教室，末了儿回过头一脸严肃地对祢夕说：“我不是流氓，我是真的喜欢她。”祢夕望着两颊红润的丁叮默不作声。

老师继续讲他的课，我给祢夕传了张纸条：看你跟个淑女似的，没想到你那么厉害，都跟谁学的呀？当我打开她传回来的纸条看到上面写着的四个字时真是哭笑不得：跟你奶奶！我到现在也没明白我那慈祥的奶奶到底哪里得罪了她。

看着纸条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漂亮女孩儿不好惹！

饭局是在星期日的晚上，父亲对着镜子紧了紧领带。

俗话说的好，“世界本是如此的小”。

刚走进饭店我就看到了两个窈窕的身躯，祢夕和丁叮一前一后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她俩也正向我走来，丁叮的步伐忽然有些加快并且支开双臂做出拥抱的动作，我顿时血气上涌，脸上热得发慌。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丁叮从我的身边跑过拥入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怀里，甜蜜地叫了声“叔叔！”接着祢夕走到了他们的身边撒娇地叫道“爸爸”。我爸进来的时候和那个男人拥抱了一下，看上去俩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祢夕转过身来的时候看到了我，惊喜地叫道：“呦，这不是佳轩吗？”我也装出同样惊喜的口吻说：“真是太巧了，你和丁叮也在！”走进雅间儿，桌旁的苏旭兴奋地冲我们走来，我隐约感到背后有一股温度，回过头来方知是丁叮的手轻柔地揪住了我的衣服，她把头藏在了我的背后，躲避着苏旭。